

冊念紀『一五』



# 工人回憶集

編會工總區邊冀察晉

## 序

張家口宣化等城市的解放，對這些地方的久受壓迫的工友們來說，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他們開始掙脫了幾千年來舊社會套在他們身上的鎖鏈，而過着和平、自由、民主、幸福的新生活。這勝利果實的得來是不容易的，許多工友當過着新的幸運生活的時候，就回想起過去苦難的日子，而深深地受了感動。他們在回憶中間，挖掘過去受苦的根源，和現在所以得到解放的原因，他們感動了，流淚了，但看到現在自己的新生活，他們又勇氣百倍的歡笑起來（像張家口電話局和橡皮工廠的工友們，都是這樣的），回憶運動使大家受到最實際的深刻的教育。

現在，抗戰勝利，和平建設新時期到來後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即將來臨，我們把幾位工友的「回憶」（有的是他們自己寫的，有的是旁人替他們代寫的）集印成冊，發給工友們，算是對於今年「五一」勞動節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大家可以從這幾篇簡短的回憶裡，看出我們工人階級翻身的經過，同時，拿別人的「回憶」，當作鏡子，來照

照自己，自己也照樣的回憶一下自己的生活，是很有益處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

# 目次



|                          |           |
|--------------------------|-----------|
| 一、我的簡傳·····              | 賈元(一)     |
| 二、 <u>苦玉</u> 這回子不苦了····· | 金鏡(二)     |
| 三、三十七年·····              | 孟鑑泉(一一)   |
| 四、回憶·····                | 夏樹霖(一三)   |
| 五、三年·····                | 姜路(一七)    |
| 六、現在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 劉玉奇(二〇)   |
| 七、看了「白毛女」以後·····         | 趙占元(二三)   |
| 八、模範老工人 <u>崔林山</u> ····· | 麗芝、蕭沈(二四) |
| 九、回憶三十年前·····            | 許炳炎(二九)   |
| 十、民主快板·····              | 許炳炎(三二)   |
| 十一、老路工 <u>李連生</u> ·····  | 田野(三四)    |

## 我的簡傳

黃元

我原籍河北省良鄉縣人，現年四十三歲，家貧窮不易糊口，十六歲就來到張市車站機務段當小工，受盡了苦痛壓榨。民國二十二年入南口鐵路工廠實習一年，出廠後升爲工匠，仍轉機務段作工。日薪六角，僅能使你糊口不死。七事變後，在敵人統治下，百物昂貴，生活困難，比敵人的豬狗不如，毫無自由。可是我的心並未死。爲了摧毀敵人的交通，暗中從事破壞工作，已有五年餘。經常將敵人的車頭零件，風泵的嘩嚕，水泵的瓦礫，取出投入乾井中，使敵人常出障礙，減低運輸量。做得很秘密，有次敵人將二十餘工友，誤逮捕被審，我聞之很感心痛。但爲了革命，不敢宣揚。當時又不敢找助手。每月做這種事，至少都有二三趟，這都是舊事了。八路軍解放張家口後，我們工人重見天日，得到工人政黨的領導，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提高社會地位，過着自由幸福生活。去歲十一月召開察省人民代表大會，我接受張市工人的推舉，當工人代表，出席大會；又蒙各界代表，選我爲察省政府委員。不想我們工人也有參加政權的這一天，這是破天荒的新紀錄。希望我工友同志努力前進，在共產黨領導下，號召全國工友爭取參政，爲徹底實現民主改革而鬥爭。

# 苦玉這回子不苦了

——記張市電話局工人王連玉的回憶

一 從小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

苦玉（王連玉管他自己叫苦玉）從七八歲剛記事，家裡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爹去服苦，苦玉就上河套檢煤核拾焦子，晌午上街拾馬糞。拾得頭一筐留着家裡燒，剩下的拿到街上賣幾個銅子，連斤棒子麵都買不上。有時候也跟一羣孩子們去刨榛子（高粱根，棒子疙疸），順便偷幾根雞糞帶回家燒，讓主家看見了就挨頓揍。十二歲上就把媽死了，家當賣光了，苦玉就更苦了，天天飢一頓飽一頓的，苦玉餓的不行了，就偷偷的上了孤兒院。

孤兒院的主任問他：「你家裡還有人麼？」苦玉說：「還有個爹。」「那不行，孤兒院要爹娘都沒有才收呢！」他打着滾哭了一場，孤兒院這才勉勉強強把他收下了。

他爹晚上找來了，他對爹說：「你去受罪，我受不了。」

## 二 誰把孤兒當人看待呢？

孤兒院按說是養活孤兒的，其實那裡的孤兒連討吃的都不如。苦玉一進去就跟好幾十個孤兒睡在一間大房子裡，地下祇鋪着草和牛毛氈。不幾天就害了疥，給關在「病號室」裡了，沒人管也沒人看，癢癢了就抓，乾疥就變成濃疱疥，拉屎尿尿都在屋子裡，屋裏成了尿窩子。臭虫蚊子滿身滿牆爬，不病也會把人折磨死了。死了也就像狗一樣，萬字會搞個薄皮棺材埋在亂葬崗子裡頭。

院裡叫孤兒們學手藝，作洋鐵活，織毯子，縫鞋。苦玉就學了洋鐵活，作了東西賣出去；要不就到外邊包活。吃飯呢，就是早晨一頓小米，后晌一頓苕麵，喝蔬油山蔞蛋湯。後來只給小米吃了，沙子多壞牙還不說，米缸裡還常有腥臭腥臭的死耗子，腸子肚子都亂出來了，作了手藝活也沒零錢化，過年才給十個銅子，後來不知爲什麼也不給了。苦玉聽說四年手藝學滿就可出院，他一到四月十八，八月十五就更加勁拿洋鐵錘成小汽船，臘肝兒，可是主任看他們有本領能賺錢，就又改了六年出院，孤兒們也不敢說什麼。

後來孤兒院要搬到一個廟裡了，衙門裡批下來不少錢，主任看着發財的時候到了，就叫細胳膊細腿，面黃飢瘦像小毛猴一樣的孤兒來幹活，托坯，上瓦，打碎了泥胎墳尿窩子。主任的兒子來了，叫孤兒們輪班伺候「少爺」們，穿衣裳，盛飯，倒夜壺，少爺們寫起字來，孤兒們捉着紙，動一動就是一個「鼻兜」。少爺們吃餅都拿鵝蛋青沾麵，孤兒們成年整月連回腥味都聞不見，就圍着去看，直往鼻子裡嚥吐沫，少爺們就罵：「你們家裡都現了眼了，才當孤兒，都滾蛋吧！」

### 三 有冤也沒處去訴

二月裡，官們忽然高興了，要檢閱檢閱小孩們。小學校都去了，孤兒院也叫去。苦玉在前面打大旗，穿着薄棉襖，前面露着肋條，後邊露着屁股，手凍得像葫蘆蒂一樣，走在街上，人們驚喊：「討吃隊來了，討吃隊來了。」到了會場，苦玉放下大旗這頭也不敢抬，孤兒們挨了凍又受了氣，就發上了勁：「等着瞧吧！」

「四四」兒童節快來了，孤兒們準備際高蹺，從商會偷了點木頭當腿子，帽子也買不起，苦玉就拿洋鐵葉剪成帽壳，上邊糊上紙，天不亮就起來練，「四四」一出去，別

人叫了好，孤兒們出了口氣。可是主人不高興了，嫌他們鬧娛樂誤了作活，就罵：「屬大孩子，也會吊膀呀！」晚上回來就給了酸悶粥吃。

孤兒們不死心，又成立了軍樂隊，苦玉打大鼓，練好了就出應紅白喜事，出去一回能掙十來塊錢，這一下主任高興了，到各處去攬主顧，有時候一天出去三、四回，苦玉捧個大洋鼓，日頭挺毒，晒的頭昏腦脹，嘴裡要冒出火來，這一天掙了三十六塊錢，回去了還是吃酸飯。掙的錢哪兒去了，心裡生氣，嘴裡也不敢說。

日子多了，就忍不住了，大家商量着去告主任，找到養老殘廢所的所長家裡，主任所長是一個鼻子出氣的，就給罵出去了。回來也沒飯吃，主任早知道了：「你們能告我，就能找飯吃呀！今天的飯早喂了狗了。」孤兒們沒法，餓着肚子躲在被窩裡哭。第二天天一亮，主任叫孤兒站了隊，拿皮鞭子一人打了一頓，把孤兒們打得頭破血流，滿地下打滾。孤兒們受不下去了，苦玉跟幾個十五、六歲的孤兒跑了。

#### 四 跑出來也是個受罪

跑出來了，會手藝沒傢伙也不行啊！這兒混一頓，那兒混一頓，餓不起了，又想回

去，可是「老虎不吃回頭食」，咬咬牙，在外邊受罷！就回了家，抱着爹哭。爹說：「我對不起你，讓你受了罪，都是命啊，祖上沒有修下好德性。」

後來七湊八湊，湊了二十塊錢，買了挑子，洋鐵皮，尺八剪子，鹽酸，出挑了。家裡沒吃的，清早把肚子扎扎就走。爹問他吃不，他說不餓就走了，刮風下雨也得出去，肩膀頭壓出血泡，天冷了，把腳都凍黑了，一天掙不了二斤麵錢。每天回來都看見爹在門口等他。

有一天出去了，給個警察鐸印色盒，說好了三毛錢，鐸好了警察不給錢了，反打了他一棍，他火了，給了警察一扁擔，這樣，就被抓到警察所裡押了一夜。苦玉堵了這口氣，攷上警察，要跟那個欺侮他的人幹一架。可是那時候警察是好當的嗎？三個鐘頭的崗一天要站四班，腿肚子都站得痠了前。

##### 五、這個仇總得報啊

窮人的苦是受不完的。飛機又來了，天天在腦袋上轉，老百姓炸死的不知道有多少。聽說日本人打過來。有錢人往西邊去了，軍隊一個勁的往南撤。警察也要往南調，

苦玉還有參，走了幾離餐活呢？出了發又跑回來了。

日本人來了就調查出來他當過警察，沒過多少天就把留在張家口的警察，苦玉也在裡頭，給裝到一輛大卡車上，用油布蒙着，他心裡想這回可完了，車一直開到西沙河，把他們一個一個從車上扔下來，四邊架上了機關槍。後下車的人就喊：「先死的弟兄們，你們的鬼魂等着咱，咱們一塊走。」可是這回沒有打死他們，給關到獄裡了。鬼子憲兵用刺刀尖挑着饅頭叫苦玉吃，吃吧，是個死，不吃吧，憲兵拿刺刀把打。這樣連餓帶怕，苦玉親自受着，有的人去小便，眼一黑，吐一口血，就死了。鬼子就用刺刀穿了，叫洋狗去舐血，聽外邊鏢子一響，就知道又死了一個。直到今天，他一聽皮鞋聲音，心裡還害怕。

過堂了，叫苦玉跪在台階下面，牆上淨是血道子。問了就打，打了就吊起來，讓洋狗咬大腿。就這樣折磨了有半年，才把他放出來。走出大門還換了站崗的一槍托子。

滿身上疼，滿心裡難受往家裡走，只要爹死不了就行，進了門，爹躺在坑上直哼哼，老人家臉上瘦得連點肉都沒了。苦玉忍着心裡的難受問：「爹，你怎麼啦？」爹眼圈裡就有淚水。爹是讓鬼子小川倉部隊抓去當苦力，因為不認字，錯進了一個什麼地，讓

日本大鬍子踢了一腳，胸口受了傷，躺下起不來了。爹現在抓住苦玉的手說：「你不知道爹的苦啊，爹一輩子都沒換過人打啊！爸爸的仇就都靠你了！」苦玉想哭也不敢哭，夜裡爹睡不着，他陪着，也睡不着。第二天早起來，爹又向苦玉說：「我覺得心裡麻煩得不行。」說着就吐了口血死過去了，苦玉連哭帶叫，爹又睜開眼，伸着手在坑底下抓出一把當票來說：「誰叫咱們命不好呢？爸爸對不起你呀！」就死了。

## 六 走差了一步道

日本人還叫他站崗，人家沒事回家了，自己沒事沒奔，沒事了就買點幣，到爹的墳頭上哭一場。黑夜睡在火神廟裡頭，房頂上破了大窟窿，雪都漫在坑頭上。

人窮了，再加上自己認識不清楚，日本人也就來逼他，當了三年警察，又在別處幹了一年事。苦玉自己想：「我是惜命啊，我就走差了一步道。」白天幹了事，混上飯吃，夜裡就想起爹是怎麼死的，心裡難受，可是沒處說。心裡知道給敵人當警察不光榮，苦玉也是個苦命人，也就從不坑害老百姓。

後來實在混不下去了，當了苦力，又到「電社」（偽蒙疆電訊局）當了「守護」。

七 解放了，窮人再不受苦了

日本鬼子被打退了，八路軍剛打進來，誰知道八路軍是怎麼回事呢？又一想：「反正是中國人來了，怕什麼，把我殺了也是死在明處啊！」電話局裡沒人了，他和另一個工友把守着大門，不讓機器被人砸毀了。

八路軍進來了，苦玉心裡怕，他想自己當過警察，命也許保不住了。可是，又一想，我過去也沒得罪過人，沒坑害過老百姓，人們的眼睛是亮的，這樣，心裡又塌實點了。直到他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善，認識一天一天提高，就坦白了過去當過警察。

八路軍一來，苦玉記得最清楚的是馬上就發雙薪，一人給兩袋白麵，六百塊錢。工資也給他定了二百六十斤米。想吃有吃，想喝有喝了。過八月節他買了肉、糖、葡萄、還買了斤半團圓餅。

後來，電訊局又選苦玉當上電訊總工會宣傳委員，老婆說他：「你辦得了啊，別給人碰了鍋。」他說：「有同志們幫助我呢，怕什麼？」再一次評定工資，他掙到三百〇五斤米，接着就過年了，放了七天假，三十晚上還掛上了個紅燈籠，買了兩張半紅紙，

大大小小寫了幾付對聯，把屋裡院裡都貼上。白天他還參加了小車會。年這麼一過，高興得他把錢花張了，只賸下一千塊錢了，想不到局方又借給了他三千。苦玉老婆身子骨不好，要買藥，局方一借也是三千。不只那個，就連他身子骨也壯實了。一大海碗飯不夠他吃，還得加上兩張烙餅，有空了還去打打球，他真像倒退十幾年小孩子的時候一樣了。

回憶運動開始了，他成了骨幹，成了積極份子，他覺着回憶就像把一缸渾水，加上點白礬，拿棍子一攪，水清了，也知道沉在底下的髒東西是什麼了。

在回憶運動裡，他明白了窮人是怎樣受剝削才窮了的，從前是苦不到頭，今天是苦盡甜來，有了共產黨，工人算是找着一條道了，再也不會受苦了。

(金鏡)

# 三十七年

張市四區店員（街長） 孟鑑泉

我八歲上死了父親，沒法生活，十四歲上就到北平一家洋廣貨店學徒，學了一年零兩個月，那個店關門了，我又到一家玉器店學徒，那以前的一年零兩個月算是白闖了。學徒當中，生活很苦，三年共給了我二兩銀子，出了師，每月薪資只三錢銀子。我氣了，換了一家，每月工資一元，生活却還是很苦。我想，舊社會的店主，就好像西遊記上的如來佛，店員好像孫悟空，任你店員怎麼鬧騰，也逃不出店主的手掌心。我生下的時候，還是清朝，經過了推翻清帝，軍閥混戰，北伐和八年抗戰，怎麼也是換湯不換藥，跌倒了就翻不了身，我算一算：我整整受苦三十七年啊！

好了！現在可翻身解放了！共產黨八路軍來，我們成立店員工會，地位提高，生活改善，我被選爲工會委員，十一月改造甲牌，我又被選參加街政權，當了街長。我以前可那裡知道甚麼政治啊！我文化又很低，但是，上級和各方面同志們，很熱情很和藹的

幫助我，真像父兄一樣，連女同志也同樣對待我。唉呀！我真高興！我真感激得不知道該說什麼！再說：上級又幫助我們成立夜校，不花一個錢，却學到很多東西。去年十二月，市總工會代表大會上，蕭主任的講話中說了一句：工會是工人的母親！這句話我最感動：我覺得工會不是一般的母親，而是世界上最親密的母親！在舊社會，像我們這號人，誰的母親，又能使他的愛兒愛女不失業、不受壓迫呢？誰又能使我從幾十年的壓迫下解放呢？我可算明白了！只有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和工會，才是我們工人真正的親人啊！

好多人說：我的精神比解放前好；我們店員和街公所的同志們都這麼說。實在是：我一個孤苦伶仃的人，今天不光解放了，還當了幹部，得到很多男女同志的愛護和幫助，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我怎麼會精神不好啊！上月裡，填報小商稅單，我算錯了，區長不但不怪我，還說是區裡沒重算一下，是區裡錯了，並且還安慰我；你們不知道我是怎樣的感激啊！我沒別的說，只有努力工作、生產、學習、跟着共產黨走到底！

同

憶

宣化電業公司工務股工友 夏 濤 霖

上回，我看見工人報上登有一段「二七」的故事，可就引起我的回憶來了。「二七」離今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我纔十六七歲，在張家口車站電報房，拜張師門下學徒。他的職務是一位銅匠的名目，就是現在的電報電話修理師。他那時担任京綏鐵路的工會幹部，我是一個會員。他有一天忽然對我說：

「你看吳佩孚這小子多可惡！」

我說：「怎麼啦？」

他說：「你沒有看順天時報麼？吳佩孚把京漢路工人領袖林祥謙同志給砍了。以外各分會的同志們不知被殺了多少，這是多麼慘無人道的事情！」

到第二天，張家口正站長，外號叫做張大下巴，他臨時召集了工人開會，拿出軍閥的派頭來，對工人大家說：

「你們知道京漢路工人慘案罷？……我想這個工會是無用的。」

他又拿出哄小孩子的言語來說：「你們想想：有工會也吃飯，無工會也吃飯，請你們趕快自動將工會解散。要不然，也拿京漢路的慘案對待你們，是不客氣的……」

我們大家聽完了這一席話，都很不服氣，有的罵街、有的生氣。可是沒有人出頭和他論理，因為他有十幾個大兵，拿着頂門子槍嚇唬大家。以後，就散會了。

三、四天以後，我們的工會無形中就解散了。直到民國十四年，我們的工會又成立了。

民國十七年，在張家口門爭了一個壞蛋胡先生，他是受當時軍閥收買，混到總工會來的奸細分子，想從內部來把工會破壞，推倒。可是這事情叫我們大家發覺了，就和他鬥爭起來。他仗着軍閥的勢力，拿着手槍打我們，我們也不怕他，決意非把他除掉不行。他一看正友們真狠！他急了，嚇得這小子不知什麼時候就藏了，工友們大家又商議，到政府去請願，要把這小子開除掉。我們的鬥爭終於勝利了。

工人們團結起來就是力量。

抗日同盟軍時代，我們的工會更大活躍，抗日，大家死也情願；可是當時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說什麼「攘外必先安內」，繼續反共反人民，殺掉抗日將軍吉鴻昌等，並且還圖謀壓迫解散我們工會，於是工會再轉入了地下秘密活動。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人打進來了，國民黨軍隊一槍不發，拔腿就跑，一個個成了「飛毛腿」，跑得無影無踪了。這一下，我們工友們整整受了八年罪。工會，不消說，又被冲散了。

八年受罪不必說，那苦是大家都知道，好容易等到去年八月，八路軍解放了張家口、宣化，把人民從火坑裡救出來，這一下，我們的工會就又組織起來了，而且和以往那一次也不同，我們工人真正翻身了。工資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以前張大下巴用來威脅我們的大兵們滾蛋了，鐵路工人自己組織武裝自衛隊，保衛自己和鐵路。老工友黃元同志被選舉當了察哈爾省政府的委員。工人們管理起國家大事來了。誰說老百姓不會管理政治呢？那不過是狗屁！

這一些幸福，都是共產黨領導咱們，經過咱們自己多年的鬭爭，從「二七」一直到

現在，不知流了多少血，吃了多少苦，才換來的，幸福和勝利得來真不容易呵！

我想：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抱緊團體，這一回，我們的工會，再不能讓吳佩孚張大下巴日本人之類的東西們給冲散了，從此之後，勝利永遠是屬於我們的了！

人家又說儉懶。冬天別人能休息，他就不能休息，領糧還得請客送禮……。崔林山和他的兒子崔文玉，都是直爽脾氣，工頭和日本人常常的欺負他們，關係一天一天壞起來，民國三十年，兒子崔文玉再也不能忍受了，在大青山參加了八路軍。

兒子參加了八路軍，老崔放了心。不過有時他還經常的懷念着文玉，老崔希望他好，好幹，給受苦人爭一口氣。

## 二，老崔回到自己的家

去年，八路軍解放了宣化，老崔回到自己的家——到了宣化電業公司。首先把敵人留下的四把洋鎚，四把銼，五十多碼黑皮線，皮尺，繩，鑽子，保險綫，一百多米大銅線……拉了一排車，交給公家。

老崔得到了解放，工資比過去多多了，生活好起來。因此，在他的日常工作上更顯得和以前不同了：『過去作活要酒錢，現在不要了。一月十九號我去安營街八號李秉南家接電燈，給我酒錢，我不要，硬給我，我也沒有要。』老崔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驗，認識到今天的公司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他一心一意的要把公司工作作好。

老崔年紀老了，公司分配他內勤工作，他是不高興的，他願意出去做活。他經常向年青的人說：「別看我老，還要和你們年青的賽一賽！」在工作中，他常常作到青年人的前頭，有一次，抬一個二百來斤的大變壓器，別人兩人抬一頭，他自己抬一頭。別人問他：「老崔，敵人在的時候，你的勁爲什麼不如現在大呢？」老崔哼了一聲說：「現在不是給敵人幹活，是給自己幹，勁當然就大了！」

老崔做室內工作，也是管家的家長，一閒了就在庫房周圍找東西，找一件往庫房裡放一件：別人作工回來所用的傢具，都是他收拾起來。最近他又把家裡的變壓器，統統擦得乾乾淨淨，修理得很好。他愛惜公司裡的每一件東西，那怕是一小節線頭，都要拾起來收藏好；現在影響得好多人都都這樣做起來了。

老崔愛護這個革命的家，建設這個革命的家，還經常的教育年青的人這樣做，他說：「現在是給自己做活呢！」去年十二月底他被大家選爲甲等英雄。

# 老 崔 過 年

大年初一，公司裡全體工友送了他一面紅色的大匾，上面寫着「光榮抗屬」四個大

字，工友們在他的大門口上掛着，老崔感激得急忙向前迎著，記者忙着攝影。掛好了，他迎著人們走進他的宿舍。宿舍裡，乾乾淨淨的，爐子上熬着咖啡，炕上鋪着新新的被子，桌子上除了他日常用的傢具以外，正中還放著一個「保險」，這是刮臉用的，是的，老崔雖然過了年就六十歲了，可是他今年的臉上却連一根鬍子也沒有，刮了個乾淨，變得十分年輕。

新年了，他吃上白面大米，吃上肉，穿上嶄新的衣服，過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他不由的想起六十年的悲慘生活。他說：「我的爹娘在的時候，我都沒有過過這麼好的年！拿今年和往年比起來，真是有天地之差，過年我就六十了，好像做了一場大夢，真沒有想到還會有今天。」他的雙手拍了拍大衣說：「今年不穿，什麼時候穿呢？去年過年的時候，上身穿著一件過了三冬的破襖冷得厲害，又借了人家一件破黃棉襖，下身穿著一條單「夾棉」的破褲子。」當別人問他什麼是「單夾棉」的褲子時，他說：「提起來真叫人心慘！棉褲裡絮的都是爛套子，穿著穿著棉花就都集到下邊去了，這是棉的，沒了棉花的地方就是夾的，夾的地方還有破的，就是單的。冬天凍的不敢出門，……今

年可好了，去年的被子做了門簾，又換了一床新的。……去年過年，發了八十塊錢，那够幹什麼呢？湊合着買了半斤肉；今天過年吃餃子，昨天也吃了一頓，多吃幾頓補補前幾年的困苦吧！」

「我真沒有想到還有今天！」他重複的說着這句話，他的臉上透露着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感謝：「我以後還要努力工作，給人家做個榜樣！」

老崔，喝着酒，滿面笑容。六十年來，他覺得今年這個年是最快樂的了。

# 回憶三十年前

張垣橡皮工廠 許 炳 炎

我今年四十九歲，北平人。我在這裡說一段我二十歲以前的生活。

小時候，我在私學念了五年書。十四歲，父親老了，他作木匠也常鬧病，家裡七口人，生活困難，我廢了學，作個小本買賣，幫助家裡生活。民國三年，我十七歲，到北平國史館當差役，每月掙八塊錢，我一個不花，吃人家點剩飯，把錢拿回家去。後來，我父親病了，我掙的錢，光供他吃藥也不够，借了很多債，也還不了；我又日夜侍候，也熬病了，整天跟父親躺在一個炕上哼咳，後來我好了一些，我父親卻死了。人死了躺在炕上沒有棺材，虧得好鄰居出來上各處叩頭求助，才把我父親埋了。這時候，家中當賣一空，借錢無門，我只得挨着餓，回到國史館作事。後來館內見我勤儉誠實，就叫我印油印，每月十塊錢；我就每天工作完畢，練習寫大小字，到民國五年，就叫我幫助繕寫，每月十六塊錢。我正高興着哩！誰知把國史館取消了，歸併國務院，舊員役全部裁

撤，我又沒事作沒飯吃了。加上那時張勳鬧復辟，北平城內起了戰事，家家關門，我全家數口無衣無食，要飯也沒地方要，就整天沒吃飯，黑夜白天躺在炕上不起來，鄰居也沒人問的。到四天頭上，肚子餓的實在發慌，眼前冒小金花，想站都站不起來；我娘老啦，受不住，哼咳不止；我八歲的弟弟，餓的直哭，他說：『媽媽！人家每天都吃飯，爲什麼咱們幾天不吃飯，盡睡覺？我不睡了，咱們做飯吃吧！』他一連氣說了好幾回，我娘只說：『好孩子！你等着吧！給你買去啦！』我弟弟一面哭，一面看了看炕上躺的人，又說：『媽媽！人不都在家裡躺着，誰買去啦？』沒法，我娘叫我找我那出閣的姐姐去；我姐家也窮，姐夫又小氣，我硬着頭皮去了一趟，到她家，只姐姐一個人在，她正有身孕。我跟她說了一下，我姐難過了，就叫我拿點玉米麵去，我家裡又沒火，就叫她給蒸熟；誰知剛蒸好，我姐夫回來啦！他見了我就挺不樂意，我姐也不能叫我拿窩頭走，我就找了塊布，包了三個窩頭就走；我走了以後，姐夫把我姐姐捆起來，丟在炕上打了一頓。

後來，我們住的房子，沒法給房錢，就搬到什刹海河邊住去了。那時候，我二弟十

六歲，就去賃洋車拉，每天掙五十多枚銅板，勉強過日子。誰知我又病了！吐血斑疹，每天昏迷好幾次。冬天，屋子裡也沒有火，二弟沒棉衣，出不了車，靠鄰居周濟，熬了三個月，真是苦的有嘴難說，筆也寫不出來。正在全家要死的時候，忽然有個遠房親戚來看我們，見我們凍餓快死，就說給我們想個法子，要把我十五歲的妹子找個人家，讓我家用些財禮；我娘一聽很高興，第二天那親戚到我家來正式說合，還帶來個三十來歲的男子，見我家這等情形，就說趕快收親吧，往後不會叫你們困難了，當下他給了十塊錢，我弟弟拿了三塊錢買了件棉衣，就把我的妹妹送出門了。我那二十歲的姐姐，後來也給人接走，給了我家一百塊錢，寫了個她那邊的住址，是在天津作買賣，我們的舊鄰居鄭娃作保。等到一個多月以後，我病好了，去找我姐妹，都不知去向，姓鄭的也找不見了。後來，才知道我姐姐是被他們騙到關外賣了，賣在哈爾濱爲娼，我姐姐氣了，就幾天不吃東西，絕食而死，臨死托人給我們來了一個信，叫我們不要想她，等夢中團圓。唉！真是好慘啊！現在，我解放了，痛快了；我一起起這些事，還心疼的不行哩！

# 民主快板

張市工人參議員 許炳炎

三二一

○.....○  
橡皮工廠工友許炳炎在這次市選中，正式當選為張市參議員。這個快板是他在當選以前寫成的。裡面他回憶了過去在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敵偽統治下的痛苦，人民一點自由權利也沒有，今天工人翻了身，得到了民主，所以應該珍重它，保衛我們既得的利益。  
○.....○

諸位同胞細聽我來說，回憶當年淚撲簌，舊社會壓迫真難過，挨凍挨餓受折磨。同胞姐妹遭慘遇，母子分離淚珠多，家貧有病何人救，滿腔怨氣向誰說；更加敵人來侵略，八年困苦多又多。衣食住行全無望，失去自由沒奈何，鬧的我妻離子死家破敗，鬧得我顛沛流離受剝削。厭世之心常存在，常思絕食見閻羅。雖然朋友來相救，東西奔走受盡千辛萬苦也難活。只落得親生之女給人養，骨肉分離實在捨不得。於是我來到張家口，舉目無親心也焦；身上無衣打寒戰；腹內無食怎受凍過通宵？情急去住太安棧，要

房租手中沒錢犯顛。我的好友本姓趙，他在此地拉洋車，跟他家中去居住，解決了困難至今六年多。這都是略表舊社會裡壓迫苦，做工的窮人要找出路摸不着。自從共產黨八路軍來到張家口，實行民主，工業建設步步提高。這一回實行民主大選舉，真正是大公無私徵求民意辦得好，自古至今多少代，從未見窮人幹過這，許多的好處說不盡，我們得到的好處實在多。勸同胞，這回選舉要轉變腦筋擦亮眼睛看看是誰好，從我們羣衆當中提英豪。勸工友，得到的民主權利莫放手，自己的利益要守牢，既然共產黨領導我們向光明的路上走，有愚人別想上牛角角裡邊瞧一瞧。勸諸君休把我言當笑話，我也不痴不顛不呆傻，民主權利大家享，建設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四月二日寫

# 老路工李連生

田野

平綏鐵路老工人，李連生，今年已六十二歲，河北省深縣人，自從平綏鐵路開始建築，他就在這條鐵路上跑來跑去，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工齡。平綏路上工友們火熱的鬥爭，統治者的殘酷屠殺，他都親身經歷過，特別是張市解放後八個月的民主自由的生活，使他格外興奮，他見了工友，就道喜，說道：

「拚着腦袋爭奪了幾十年的東西，終於在今天得到了，過去是想也想不到的。」

## 一 學文練武不成名

老李剛記事的時候，家裡生活還不錯，爺爺很待見，父親教私塾，大爺練武功。父親教着二十二個徒弟，老李和他小一歲的表弟，常考第一，「當老人的只怕孩子不成材」，父親對於他越搭的最緊，別人一天上三功課，給老李上四功課，眼看眼窩子塌下

去了，小胳膊瘦得像稽草桿一樣，一頓飯連一小碗飯也吃不下去了。爺爺着急了，說道：

「全家只這一條小根苗！……不念書了！」

大爺又教老李練武功，可是初學乍練笨得很，一手兒三天沒學會，把大爺氣壞了，伸手打了一個脖子拐，可是打了以後，老人又心疼，又買了燒餅油果哄他再練，慢慢地看着人家穿槍遞劍很有意思，自己學着學着也入了門。到十五、六歲上，洋人打進中國，各地方鬧義和團和洋人反對，說什麼喝了符水，刀槍不入，村裡人們不相信那個，就罷武不練了。到十七歲上，大爺跟了官，把老李也帶到深縣，又教老李拜了一個師傅，（大爺的朋友）仍是學武。後來又跟師傅到過磁州、俊花州等地方。待了一二年，還是沒有學成什麼「功名」，老李便回家了，到現在，老李想起這件事就說：

「爲什麼學文練武都不成名？舊社會裡根本沒有窮人的份兒！」

## 二 鬧來鬧去叫人使喚

家裡窮了，老李在家呆着不行，有個叔叔在北京鐵路局伺候人，將老李介紹到北京路局西直門材料廠去看材料。後來，叔叔生病回了家，上司看老李好，便叫他留下伺候詹少爺（詹天佑的姪子），這位少爺是廣東人，大個子，說話聲音挺粗，那時平綏剛剛開始往西修，詹少爺當工長（段長），有一天，不知怎麼高興了，跟老李說：

「噯，老李，怎麼不說話呀？」老李也不知怎麼回答，他接着又說：「你這人太老實，爲人太老實了，不行，不能做闊事，你看我！——」他很自傲的樣子。「見了總辦（指詹天佑）多精神，點頭哈腰多有禮貌，非得叫上司高興了，才能做大事！」停了一會兒又說：「我看你這人很能做大事，鐵路是咱家的——」

「是你家的，好神氣呀！」老李心裡想『鐵路明明是國家的麼，怎麼成了你家的？』老李又一想：『可不就是人家的麼，人家大爺當總辦，說用誰，就用誰；說裁誰，就裁誰；說用錢，要多少沒有？……』

『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好像爲了證明自己的威力，詹少爺吩咐道：『噴進十三陵去，叫老麻子蒸點心，告訴站長叫票車到了地方停下，等咱下了車再開！回來等咱上

車！」

老李想，那有這大的牛腿？唉，站長却是真聽他的話，果真坐票車到了十三陵，不是站口也站住了。從此老李，可真正相信了『鐵路果真是人家的呀！』以後做事越發小心謹慎，不敢大意了。以後又逛花園，看野獸……走到那裡，叫老李跟到那裡；叫老李幹什麼，老李也不敢不幹！

老李慢慢地年紀大了，上司問他，願意幹什麼事？他要求上司給他個跑車打旗的事幹，上司帮忙介紹到西直車站搬了四年道，才來到張家口車務段當跑車的。

這還是光緒年間的事，以後又過了十幾年，馮大帥才來到西北。

### 三 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立起來了

民國十一年，平漢鐵路工人們進行的鬥爭，得到了初步勝利，又在醞釀着新的更加猛烈的『二七』大罷工之際，平綏路上的員工們，也以各色各樣的形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機務段，機務研究所；大廠，工業研究所；車務段，車務同仁會等等，各自都向

鐵路當局提出自己的具體要求，當時的所謂『上司』們，便用了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進行破壞，想着把這些工人的組織，完全推翻，他們對員司們說：

『你們的要求全答覆，以後別跟那些臭工人集會，跟他們說，開會的就開除。』

又對個別工賊進行收買道：

『給你提升，××是怎樣人哪？』

於是昨天還是擦車工人的王守冲，張繼海，邢富瑤，一下子就穿上了新制服：揸上了大皮包，架着金絲眼鏡，還常到密子裡擺擺……員司們，也有的提升了兩級，三級，工資增加了，房錢，飯費也不用自己掏錢了……，然而，對於工人的痛苦，却是一字未提，接着，開會也召集不上人了，老實敢幹的工友們，本來沒犯錯一連被開除了好幾個，又添上了『上司』們的私人。老李在車務同仁會當會長，親眼看得清楚，向大家叫喊道：

『他們存心要推翻工人哪！』

於是開不成大會開小會，凡員司一個不要，是工賊全剷除，從此車務同仁會變成了

工人自己的組織，後來又擴大成爲全路的事務同仁總會，選老李做總會長。有位姓何的何夢熊先生和學生們幫助，同仁會的聲勢一天一天壯大起來。

那時路局規定，每年發兩個雙薪，但有給的時候，有不給的時候，這一年只給了半個，其餘的全叫『上司』們吃去了。

還有平時也不按月開支了，過兩個月不給開支，兩個多月還不給開支，到三個月才開了一個支，那時一個人只掙七、八塊錢，除去六塊的飯錢，就和沒有的一樣。後來，又一直扣了八個月，一點也不給開支。工友們實在忍不下去了，要跟他們大幹一場，老李便到外站去講演，連絡，各地都來了代表，開大會討論，大家都同意，提出了一致的要求——七條件。爲了表現大家的決心，又在一起照了像。

#### 四 暴風雨般的鬭爭展開了

怎麼個要求法？請先生寫呈文，由老李領着全體代表，送到鐵路局，誰想，局長老小子不理，接着，第二次又把呈文遞上去，還是不見答覆，逼得大家實在沒法了，又遞

了一個決裂的呈文，告訴他們，再不答覆，工人們就罷工了！可是，他們瞧不起工人，說，臭工人罷不了工！於是又給攔下了。工友們，代表們等到天黑了，沒見回信，哎呀一個個可是全紅了眼了，老李便召集開會，向大家說道：——

『叫他們逼得咱們實在沒有辦法了，……！』

『和他幹！』『罷工！明天就不出車！』『要是不答覆，死也幹到底！』

三四百人嚷成了一片，當下就做了決議，老李就吩咐外站的代表們，連夜坐快車，趕回去，叫各站事務段工友們一律罷工，第二天事務段罷工就開始了。

頭一天上頭不理，到第三天就不行了。

『嘿，嘿，三天！三天！』急得處長直跺腳。

總段長余炳仁，局長余緒也架不住勁了，但是，車頭一出來，工友們就光着身子躺在鐵軌上，一個挨一個好半里來地，又喊又鬧接不上車皮又得退回去。

總段長和局長是親叔伯弟兄，和處長又是親戚。他們派警務段的警察來鎮壓，要想武力對待工人。

『我們得了勝利，你們也有份兒！』工人們向警察喊上話了。

『不用怕，我們來了，不干涉你們！』警察們也說出了心裡話。

警察被說服下去了，上頭又叫機務段出車頭，說別人不援助也援助，車務工友們一吶喊，車房工友們就事把大螺絲一擰，把車頭擰在一邊了。

最後，『上司』們使出了最狠的手段，勾結了督統衙門，派來一營大兵，把個車站統統包圍了，總段長老小子，派了兩個副站長，來叫老李，一進門就大聲叫喊：

『李會長！孟參謀，周副官有請，上站說話！』

那時，在會館裡，兩間屋子全是人，專準備出了事好商量着應付。

『站長，請先走幾步，我跟大家說兩句話，隨後就到。』老李很坦然的答覆他們，可是他們不放心，不肯走，不走也一樣，老李便將衆工友召集一起，開了個大會。

『今天不比往日，來勢不善，兇多吉少！』老李用盡平生的氣力，向大家號召：『這回，可是要看咱們的團體了，團體要是堅固，大伙兒一條心，堅決幹到底，定能達到圓滿！要是團體不堅固，還沒怎麼樣就拉了稀，往後退，咱們誰也活不成！』他又故意

刺激胆小的，給大家助威：『如有怕死，就各投各家，等大家要求下來，有了好處，你們再回來……大家既然舉我當了會長，就要替大家辦事，我就要領導大家去鬥爭，有刀山，我李連生第一個上，要是死，我死個樣給大家看！只要大伙給我仗個胆子，佔腳助威，咱們去，到那裡，有什麼禍我一個擔，有什麼話，你們不敢說，我一個人說，就是要我一死，絕不含糊，爲大伙兒的好處，死了也是義氣千古，史冊留名！到那時候，只求大伙兒抓把土，把我埋了，我就是感激不盡！』

老李領着三四百工友，走進車站一看，哎呀！好不吓人！

車站就跟閻王殿一般哪！參謀副官，威威凜凜坐在正中間，就是閻王；處長，站長站在兩旁，就是勾魂鬼；七八個馬弁，八字成行，排列下面，就如同小鬼一般。一營兵，一個個彈上堂，刀出鞘，包圍得密密層層，只留得一條小狹路，把工人們放進來，馬上又闖上了，大伙兒一看，只有進路，沒有退路，老李又給大家仗胆子說道：

『別害怕，別跑，要死，死我一個！』

『綁起他來！』周副官，掃帚眉一豎大喊了一聲。

下邊七八個馬弁，七手八腳把老李捆得緊緊地了。不由分說，推出去就要槍斃，大家吓得直發抖，我們的會長老李，却哈哈大笑，破着嗓子大聲叫道：

『爲什麼綁小人？青紅不問，綁起就殺，死也不佩服！當工人的死也不佩服！』

『你還有什麼冤屈嗎？』參謀問，這人外表上好像文明些。

『大人做官，清似海，明如鏡，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綁出就殺？我工人死也不贊成……你今天把我弄死不要緊，我李連生是爲大家的好處，死也留名千載！就怕你們留下永世的罵名！』

老李這一席話把參謀問短了，副官又衝了上來。

『斷絕交通該當何罪？摸摸你的腦袋，還有沒有？』他以爲這下子，可把老李鎮住了。

『大人，沒有吃穿的問題呀！』工人們並不服軟，『八個月不給開支，當工人的吃不上，穿不上，憑什麼做活？』

『我們也是八個月沒有關餉啊！』參謀說。『這是國家的困難！』

『你們不關餉，有吃有穿，當工人的，一個月不開支向人借，兩個月不開支，當賣東西，三個月不開支就沒有辦法了。何況八個月不開支？——你們要槍斃，好吧，謝謝大人！槍斃了我們也和救了我們一樣，以後也省得挨餓受制了！……』大家都冤屈得哭起來，那個參謀也犯了猶豫，老李接着說：『……你說冤屈不冤屈？』大家的憤怒勁兒又被提起來了。

『七個條件是你提的嗎？』周副官又問。

『是我們大伙兒提的。第一、要求給工人竭力開支，第二、要求加薪八塊的加成十塊。第三、給工人發飯費。第四、給工人發制服。第五、住房子不納錢。第六、不許無故開除工人。第七、提升工人。爲什麼工人不能提升做員司的事？』

『無理要求！』副官又罵道。

『怎麼叫無理要求？』工人們怒吼起來。

『大人是維持我們來了，還是干涉我們來了？』老李問參謀。

參謀呆了半天，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其實，他也不是不知道，平漢路上的工潮正

在擴大，各廠、各段的工友也鬧『不穩』，若是他在這裡硬着闖下去，激起更大的事情，最是不可能的。——回轉身來變了口氣向老李說：『維持你們怎麼辦？』

『謝謝大人，替大伙謝謝大人！』老李鬆了一口氣，員司們喪了氣，風雨雹子都算過去了。

參謀說，要跟部裡去商量。老李說，給大人掛個包車。段長老小子，又來抓空子了。

『會長，賣兩個票行不行？』他站得遠遠的說。

『不行！』老李乾脆打了他一下，『大人的包車，你要賣票出了岔子誰負責？你是司壓得工人入地三尺，還要踢三腳！你按的什麼心？』回頭吩咐敢死隊『把他看起來！把票房給他砸了！』

段長站長挾着尾巴跑了，包車走了，隊伍也開回去了，工人們得到了勝利的希望，老李又向大家吩咐道：

『先別回去！員司站長段長和我們是反對的！敢死隊四十個人把車站兩頭把住，太

伙輪流回家吃飯，一人一根木頭棒子，把站台把得堅堅固固，誰來破壞，打死無論！工友，員司，警察一個樣！』

果然，『上司』們欺騙工人的花樣倒是挺多，第二天段長送來一個假信說，你們的事圓滿了，開車吧。老李一看沒密碼，就甩在一邊了，結果，又過了三天，正式的答覆才回來，說七條要求全答應，開車吧，工人用團結鬥爭換來了勝利，都很高興，就解除了罷工，都上班照常做活了，可是就在那頭一天，段長狠心不捨，一點鐘就出了八趟票車，可是要把工人累死了。

『那有那麼多的票車？』老李問他。

『罷工三天的車都得開出去。』他這樣回答。

況且他們的答應，只執行了一部份，按工資說話，第一個月可是加兩塊，第二個月就減成一塊半，第三個月又減成了一塊，其餘別的六條什麼也沒實行。過年一月工人們又忍不下去了，和各廠聯合起來派代表跑到北京，又來了個『全路大進局』大請願，才算七條要求全部實現，回來，馬上又配合了平漢路的『二七』大罷工這個有名鬥爭。

## 五 三次沒命的危險

到了民國十三年，老李又做跑車。民國十五年，奉軍大退却，鐵路上來來去去，最亂啦，老李就在這個時期裡，遇見了三次終生最危險的事，差點沒了命。

一次，是在夏天，下大雨，道基都被大水沖空了，開車的瞎老羅，不小心，壓斷了道軌，車頭踏了地，落了十一車皮，死了兩車羊，一車豬，還有七個人，死的傷的成了血肉糊糊，老李虧了手脚靈，跳下車來算是免了一死。

又一次，一個軍長帶着幾個挎盒子馬弁來到站台上，命令老李道：

『跑車的把那糧食車掛上，不掛槍斃了你！』

馬弁們都把盒子槍抽出來了。

『跑車的，』又來了個帶兵的副官，向老李發命令：『不能掛，快開車，誤了時間槍斃你。』

當兵的也把槍端起來。

老李向四下看看，心想『反正活不成了！』

幸虧站長出來調停，才把事兒解開。

最後一次，也是最危險的一次，是火車從青龍橋開西直門，這一段全是下坡路，挺陡，老李怕出危險，把閘閘得緊些，開車的不高興了，大聲喊叫起來：

『怎麼給閘死了！』

『慢慢開吧！路太陡！』老李和他解釋。

開車的還說不要緊，老李就告訴伙計撥開了，車一下去，就流了，真像飛似的，再收也收不住了，『回風』一個閘管不住，一會兒就燒紅了，軟得就像要流似的。坐車的，當兵的，客人們，不知道還喊叫：『開的好』老李却暗暗害怕，火車過一站只拉一聲鼻就過去了，一站、兩站，直到第三個站口，車頭扎了地，只聽得轟隆一聲，老李也不知怎麼就被摔下來了，半天，才醒過來，他叫伙計，伙計叫老李，又聽了聽四下一點聲音也沒有，於是懷疑自己是死了，還是活着呢，後來，老李想起來，老人們說的話，咬了咬手指頭，覺得痛，才敢斷定自己並沒有死。

『走吧，不然，軍長死不了，咱也活不成，』老李和伙計商量一定，就上山去了。

天亮了，才聽見車站上，人聲吵嚷起來，原來是當兵的搶了客人的東西，結果一調查死了二百多口子人，自打，這回，老李連挨揍，帶害吓，就像得了神經病不能上班幹活了，——請了假，住家裡十來年，民國二十五年又來機務段。

## 六 翻身後的老李

去年八月間，八路軍打進了張家口，老百姓自己管理了張市的政權，十七萬人民（現在快二十萬了）得了解放，工人們得了解放，老李也得了解放。在解放區的民主政策執行下，工人們得到了廣泛的民主，提高了工人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老李說：『可是見了青天啦！』

平綏鐵路張家口工會成立了，大家選舉老李當了委員，老李工作非常積極，時常對人說：『現在可是一步登天，過的是天堂上的生活，國民黨反動派還想欺負工人，辦不到了！』

目前，民主大選舉運動中，老李更到處宣傳叫年青的工友們知道，過去是軍閥，國民黨日本統治的天下，如同烏雲遮日，今天是咱們自己的天下，見了青天，這是多少工人先烈和共產黨員八路軍的官兵，多年流血犧牲爭來的，國民黨反動派還要搶回去，我

們一定拚命保護，堅固自己的團體——工會，什麼全不怕！

這次機務段選舉出席全路的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老李也登台競選，向大家保證道：——

『我李連生已是再世爲人了，今天的民主生活，是我四十年的希望，可喜，在我活着就實現了，車房還是那車房，車站還是那個車站，現在我們就能大搖大擺的走路，我們能公開的開大會，不但管自己的事，還談國家大事，誰敢干涉？我李連生受封建社會的壓制，受國民黨的壓制，又受日本鬼子的壓制，多少次，沒有死，這回他們還想破壞政協會的決議，不實行民主，叫他試試看，我李連生，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一定從大家的命，死也要跟他幹出個樣子！』

大會選舉結果，李連生同志以三百三十八票當選爲正式代表，和其他五位，帶了四十件提案到總工會去討論。

大會上，李連生又被代表大家夥選上了平綏路總工會的執行委員爲全鐵路的工友們辦事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

329

82

106051

12